

油茶

高峰

今秋雨水格外缠绵，日子在阴冷潮湿中一天天凉透，又到了该喝油茶的季节。周末回家，婆婆早已备好了一大兜亲手制作的油茶，笑盈盈地道：“这些，够你们喝一整个冬天了。”

一碗好油茶的魂，在于那一勺用羊尾巴油慢火焗出的脂香。以此为底，掺入面粉，在铁锅中细细翻炒。待水汽散尽，面粉与油脂彻底交融，渐渐呈现出一种安稳的焦黄色，香气却更加厚实深沉。婆婆还特意炒了花生碎，为醇厚的底味添上一丝脆生的惊喜。

烹煮亦需心意。先用温水将炒面调成顺滑的糊，待锅中清水沸腾，再将糊浆徐徐倾入稍煮。顷刻间，浑厚的香气便随着蒸气弥漫开来，只需少许盐调味，已是满室生香。它是百搭的——配馒头、就饺子，或是什么也不佐，单单一碗捧在手心，便有了对抗寒冬的底气。窗外风声雨声正紧，屋里人低头吹着热气，任那暖流缓缓滑入胃中，花生的香味在齿间流转。婆婆无声的爱，也在这氤氲的热气中，化作一身妥帖的温暖。

这味道，总是不由分说地将我拽回童年，拽回奶奶尚在的年代。那时日子不算宽裕，可奶奶的手就像是魔法，总能把寻常食材点化成百般滋味：炒鸡蛋时随手撒把碎青菜，色泽鲜亮，又悄悄“撑”了分量；金黄酥脆的油渣切碎，便是红面蒸饺最香的馅料；玉米面和着蔬菜摊成煎饼，咬下



去满是质朴的颗粒感；就连面食也从不重样——红面裹着白面的包皮面筋道，沾片子裹满调料汁够味，擦圪斗吸饱汤汁最暖身。若我生了病，奶奶会柔声问：“好点没？奶奶给你做细悠悠的擀尖尖。”不多时，一碗清汤面便端上桌，细滑的面条浸在温热的汤里，没有多余的调料，却比任何珍馐都更能抚慰人心。

每当秋叶落尽，奶奶便开始做油茶。看她于灶前忙碌，是一种享受。灶火上支起铁锅，雪白的羊油切片入锅，渐渐融成清亮滚烫的油。用笊篱捞出浮起的油渣，多余的油盛入碗中，冷后凝成白润的油坨，剩余的油中加入面粉翻炒。年少的我常趴在炕头，身下是火炕传递的暖意，身上覆着午后的阳光，手边是翻旧的《少年文艺》。奶奶忙碌的背影，锅中沙沙的翻炒声，弥漫的麦香与油香，与书中的悲欢离合交织——那是一个孩子所能感知的全部的幸福与安宁。

如今，奶奶的油茶，由婆婆接着为我们做了下去。味道大抵是相似的，暖意亦是。只是，记忆里那个有书香、有阳光、有奶奶守护的冬天，连同那碗滚烫的油茶，都已成了我回不去的故乡！

提前下车的故友

白松青

静好的岁月如同时钟一样准确，寒来暑往，春去秋来，没有人在意它的交叉更迭，时光列车缓慢又急促地运行着。人生如旅，只是有人匆匆下车了，连个招呼都没有打，走得如此洒脱、决绝，把思念、缅怀留给了等待下车的人们……

那年的早春二月，春寒料峭，山西发生一起假酒案。事件发酵几天后，个别地方以打假名义，试图把国家级名酒汾酒挤出当地市场。面对这一现象，《太原晚报》明确提出“打假还需保真”。刚刚度完春节假期，报社委派我们4人：姚橹、我作为文字记者，纪明辉作为摄影记者，车班庞仪驾车，前往吕梁采访，旗帜鲜明地提出，保护国家级白酒品牌，抵制假冒伪劣扰乱正常市场秩序。

年轻的我们，心境如同返青的麦苗，欣欣然充满了生机。和煦的阳光普照田野，沿途，春节的鞭炮声不时传来，村舍院落门口，红红的春联清晰可见。其实，作为地方媒体的记者，平时外出的机会并不多，此次出行肩负重任，心情也不错，一路上相互逗乐调侃，信马由缰闲聊着，打发旅途时光。那会儿高速公路尚未开通，行程较长，车到吕梁天色已晚，我们只得入住简陋的旅店。一行人晚餐之后，开始在房间内打扑克消磨时间，乐趣满满。

第二天，我们来到采访单位，说明来意后，集团领导非常高兴。他说，没有想到《太原晚报》作为一家地方媒体，率先提出了“打假保真”这一口号，他要向上级汇报，予以表扬。采访非常顺利，我们任务完成得很好，只是采访过程中，发生了诸多意想不到的插曲。

返程途中，无聊时光，纪明辉爱逗乐，一路上给我们讲笑话，引得大家捧腹大笑，缓解了旅途疲劳。他讲起一个段子，讲到一半，竟然忘了后半段，记忆卡壳了。这情景，比段子更有趣。我们逗他，打诨插科，说你这是什么水平？他也无奈，大家相互乐乐，很快进入其他话题。颇有喜剧色彩的是，当晚他给我打来电话，郑重其事地告诉我，终于想起来后半段笑话啦。电话中，他掩饰不住地兴奋，激情满满说想起来啦！想起来啦！后来又绘声绘色地在电话里将这段笑话收尾。每每忆起他那可爱的模样，我就深切地怀念他。他和我们告别时，仅仅50岁出头，肺上出了问题。去医院看他时，他神智清晰，断断续续说，下辈子再见，下辈子再见……令人泪目。

本想这次采访圆满结束了，可第二天一早，我准备到单位上班，姚橹兄给我打来电话。他问我，咱们出发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看见我穿的一件棉大衣？我说不敢确定，好像穿着来。他肯定地告诉我说，棉大衣落在旅店了。那也没有办法，总不能再返回去取吧？他也认了。那会儿通信条件不发达，也没有办法和旅店联系，姚橹兄为这件棉大衣沮丧了好几天。他是突发疾病走的，心梗，倒在外出游览过程中。他那么喜欢自然，与名山大川同在，也算是一个归宿。他离开我们快十年了。姚橹兄才华横溢，痴迷新闻事业，生花妙笔写下诸多华彩乐章，令读者津津乐道，最后却把一个不和谐的音符留给自己。时至今日，他和善的面容、爽朗的笑声，时常让我想起。

庞仪兄，我和他都退休没有几年。在职时我们时常见面，不忙时会驻足闲聊几句，东拉西扯。他知道我有糖尿病，就嘱咐我如何忌口、如何锻炼、古道热肠。他五短身材，一笑如同弥勒佛。说他的大名庞仪，有些年轻人可能不知道，但说小名二虎，全单位的人都知道。后来我们都退休了，见面也就少了，好像在老职工女儿的回门宴上见过他一次，没有深聊，就此别过。知道彼此享受退休生活，也就没有什么挂念，但没有想到的是，今年春天，退休群里发出讣告，六十出头的庞仪兄弟因病离世，让人深感惊愕。我非常怀念他！

如今事过三十载，回忆往事，心中依然暖暖的。只是时空转换，岁月经不起打磨，一晃而过。回眸当年，前往采访的三人已经过早地下了车，离开了我们。

虽说生老病死是人生常态，但我这三个同事年龄都不大，我根本回忆不起和他们的最后一面，只是依稀记起一同到吕梁出差的场景，算作对老友的缅怀。



爸爸的珍藏

韩亚丽

的各种获奖证书、毕业证；两个侄儿和我女儿从幼儿园起获得的每一张奖状。对孙辈，爸爸倾注了更深的期许。在大侄儿一张奖状的上方，他郑重寄语：“爷爷希望你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考上好大学，再读研，争取读博，做社会栋梁之才！”这些在我们看来微不足道的纸片，在爸爸眼中，却成了熠熠生辉的无价珍宝。

最是那一本厚厚的剪贴本，瞬间击中了我的心房，里面整整齐齐按时间顺序贴满了我散见于报刊杂志的文章。每一页泛着微光的纸片，都仿佛凝聚着爸爸的目光与指尖的温柔。

凝视着这些被时光浸润、被爸爸精心保存的岁月印记，我的鼻子猛地一酸，眼泪瞬间决堤。那一刻，我恍然大悟：爸爸珍藏的哪里是旧物？分明是我们成长的轨迹，是血脉相连的无声回响，是爸爸用目光丈量过的、我们走过的每一段路途。

妈妈说，爸爸经常把这些“宝藏”拿出来细细摩挲，有时候还和她一起分享我们小时候的点滴。爸爸一生严肃倔强，少言寡语，但内心却极其细腻柔软。原来，最磅礴的父爱，从不需要轰轰烈烈的宣言。它就藏在那些被我们忽视的瞬间，蕴于那些看似平凡的日常点滴。他以最沉默的方式，将我们生命中的微光一一拾起，视若珍宝。这份厚重如山、深沉如海的爱，早已无声融入我们生命的底色，化作永恒的温暖，无论我们行至何方，都为我们照亮脚下的征途。

每次回到家，总能看到爸爸在书桌前专注地剪剪贴贴。我好奇地问：“爸，您在干嘛呢？”他总是头也不抬，淡淡应一句：“没事。”

这次回家，爸爸恰好外出。按捺不住好奇，我悄悄打开他那个神秘的柜子。里面静静躺着一只小箱子。打开箱盖，时光的气息扑面而来。

映入眼帘的，是我五年级那篇获奖作文《春天来了》。那份稚嫩的手稿，青涩的文字，跨越40年的时光，至今仍完好地躺在那里，泛黄的纸页背面，是爸爸遒劲的字迹：“女儿写作有进步，描写细腻，观察仔细。然对春天‘生动性’的捕捉，尚可提升。”旁边，还存放着学校当时奖励的一本成语词典，书页已然泛黄。

下面，是弟弟初一那张67分的数学试卷。爸爸在卷子工上方工整地写着：“试卷已查阅。孩子此次成绩欠佳，已共同分析错因，认真订正。他表示将努力进取，下次争取进步。”字里行间，是忧虑，更是鼓励与期待。

更有一份意外温情。姐姐全市珠算第一名荣誉证书背面，爸爸挥毫写下的几个字“颇有乃父之风”，寥寥数语，我都能想象出来，当年爸爸写这几个字时笔尖流淌的骄傲和自豪。

箱子里，还珍藏着更多：我们姐弟3人从懵懂学童到进入社会参加工作